

二度梅
四

忠孝節義二履梅全傳卷之四

第二十九回

詞品行父為欽敬私心欲贅東床幸逢聖詔到邊疆藉此攜歸北上獨坐書齋思慕因而說云物傷悲不防意外女嬌娘窺破鑲玉形狀

話說梅夫人聽了春生這番言語不覺一時心酸。捫氣攻心一交跌倒在地。唬得邱公夫婦雲仙小姐周漁婆玉姐大家一同上前將梅夫人扶起。忙喚家人僕婦快取開水來灌。了一會說道我兒為娘的。只道你在儀徵發憤攻書。誰知那候驚人面獸心。老禽獸不念當日之情面。反把致犯之子。逢迎權黨。若不虧有志畧忠心的書童替死。監中豈不坑殺我兒。至於揚州又蒙陳年伯念故舊之情面。又贅之為壻。又被那盧杞奸賊將他們害去。和番致使我兒飄落不知存亡。想到此處越苦越愁。邱公夫婦苦勸方纔止住了。泪痕悲傷。邱公夫婦一面備酒。那梅夫人見兄弟夫婦二人俱愛惜春生。便開言向邱公說道。老身有句拙言。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邱公道。姐姐有甚言語吩咐。愚弟無有不依。梅夫人道。陳家侄兒孤身在此。雖是年家之子。他却過意不去。況老身又在內堂他住。也不能情願。況你老夫婦又無後裔。只有雲仙一女。陳家侄兒就是出入也不便意。莫若依老身的愚見。着他改姓仰拜你二人為父母。早晚晨昏底幾無碍。道于內外亦得甘心。憤志攻書上進。亦且日言兄到此處便低聲在邱公耳邊又說了幾句。婚姻之話。邱公夫婦不覺大喜。因又向春生說道。又不敢屈從。野侄春生聽得邱公竟要過

繼他爲子。便向前說道。伯母之命。使餓殍而得食。奈小侄福薄。敢玷辱老伯父母教育。若蒙抬舉。情愿甘心。常侍奉膝下。邱公哈哈大笑道。若得賢侄爲兒。係老夫平生之愿也。梅夫人見他兩人情愿之意。遂向前說道。今當此燈燭之前。賢侄可前來認了父母。于是春生忙向前移了兩張椅子。開言說道。爹爹母親在上。孩兒就此拜見。梅夫人往前來拉住了。邱公夫婦受了八拜。回身拜見姑母。梅夫人又請小姐出來見了个兄妹之禮。周奶奶向玉姐又與二位夫人小姐叙了一番親誼。正是

詩曰。只道身逢酒色徒。誰知官長把孤扶。自此身居榮華地。他年及第犯奸除。

叙禮已畢。只見家人前來稟道。酒飯俱已齊備。邱公即携着公子的手。到後堂飲宴。中堂是周奶奶高坐首席。二位夫人對坐。玉姐雲仙序禮而坐。是日筵中豐富。那周奶奶那曾見過這般酒席。金銀器皿。好生歡喜。因私自看着春生。玉姐想道。今日如此風光。皆是我生這樣有福的。女兒攜帶我。不然兩位夫人一俸千金小姐。陪着我坐席。怪不得那算命先生要我五升米。我還怪他視我是孤寡之人。要曉得他算得這樣靈。我就是一石米。也是值得的。不諱內堂飲酒。再言春生步出外堂。早已酒餚排列齊備。又吩咐家人將書至那裡管總的幕客都請來。不一時。眾陪客皆到。已知邱公收了這義子。俱各道恭賀。又與春生見禮。于是入席。酒至三巡。餚更兩套。邱公笑嘻嘻的對眾陪客道。列位先生。老夫年近五旬。尚未有子。今無意之中得此兒。是不幸中之大幸也。眾陪客俱稱賀道。老先生今得世兄。是更加增彩色。預爲他年之慶也。邱公

見衆陪客交相稱讚。便向春生說道：「我兒今在我署中，須要更名改姓。他日令尊無恙，再為復姓。不知你意下何如？」春生站起身來說道：「謹遵嚴命。孩兒何敢不依。」于是邱公說道：「老夫因江魁搶就你才拜到我署中，你可入河南籍，改名邱魁，號諱春生。衆位客道：『老先生所更之名甚佳。』春生出席道：『謹遵嚴命。』於是大家飲了多時，方才散席。各歸書房。邱公與春生就在書房歇了一夜。次日春生梳洗。邱公又吩咐閤府家人僕婦使女，往後俱稱大相公。不可洩漏風聲。于是早飯已畢，只見內堂請老爺公子說話。二人隨至中堂。夫人說道：「周親母要往城外，辭過親友。兼且家中收拾收拾，以便進署來。」邱公道：「哦，既是親母要出城外走走，可着幾個衙役打一乘四人轎上來，且說周奶奶梳洗已畢，大家送到穿堂。周奶奶上了轎，一直往城外而來。只見四五个家人騎着馬，又有一對衙役前面喝道。他坐在轎內，想道：『我好似平地登仙，不想今日有這等風光。』不覺轎已到了河邊。只見那衆漁人三三兩兩說道：『周漁婆昨日去喊狀，不知怎的投詞中有昨晚隨去的。』說道：『周家女婿佔了一個上風官，私軍門大人把江魁打了四十个板子。衆家人俱已夾打過了。』江太爺把公子衆家人都領回衙去了。我們正要同他們回來，不知是什麼緣故，又要覆審。將周家三人押在班房，不多一會，把他三人帶進內堂，在那里復審。我們聽見怕弄出事來，而且又晚了。因此大家都回來了。不知他母子三人可回來。」衆漁人正說得高興，又只見喝道衙役人馬轎子隨到了河邊。只聽轎內說道：「就在這裡，遂歇下了。」轎家人跪下稟道：「請奶奶下轎。」即忙揭起轎簾。轎內走出一個滿頭珠翠，遍體羅衫的夫人來了。

一齊竟奔周家漁船上。內中有眼識的說道：「那夫人好像周玉姐的娘，內中有大胆的婦人就走到貼船邊，看了一看，道：『不差，竟是周漁婆。』」于是哄動眾人。不多時，有三五十隻船都搖擺岸來，俱來問候。周奶奶已收拾了一包細軟的東西，遞與那騎馬的家人。一齊開口道：「周太太今日好風光！」內中有一個破漁船漁婆叫道：「你老人家晚景到了，才有這福分。」周奶奶道：「也不過是沾女婿之光，叨此榮耀。我看你平日也是一個忠厚人也，無所為敬，就將我這隻船的傢伙都送了你做老身的遺念罷。」那婦人千恩萬謝，領受了。周奶奶收拾已畢，辭別眾人，方才上轎回轉軍門衙署。母女二人，偕伴夫人小姐春生，有了安身之所，憤志攻書。後來自有交待。再提梅良玉改名叫做穆榮，蒙馮公舉薦，隨了鄒伯符到了任所。一切文稿案卷，都是梅璧經手料理，真果是才高不費些些力。學廣何愁政務繁，所以治得一省官清民淳。那富民把鄒御史敬如活佛一般，有歌聲載道。因此鄒公敬重他，又每每見他言語慷慨，以忠心自居。那黃白之物，他又不愛。鄒公常常送他古玩之物，良玉便覺十分緊要。絲毫細事，必要諄諄推辭。每夜三更才睡，黎明早起，手不釋卷，勤於政事。鄒公見他十分用力，到有不滿意之處，每勸他小停，惟恐有誤。因而想道：「此生才情真正可愛，為老夫勤勞政事，竟將齊家一節都忘懷了。我想雲英女兒年已及笄，今此生又孤居異鄉，若配吾女，轉是一對好夫妻。但女兒大了，不便對面相說。署中又無人可為媒，的心中常委曲不下。」一日忽見側門傳進話來說：「聖上旨意下來。」鄒公吩咐排供香案，不一時聖旨已到。鄒公接進署內，開讀。見上面是着他進朝。聖上要面詢民情。鄒公

請罷速出了朝觀的告示。又委了官護印。即打點各屬官員考試。又驗文官并武官冊籍。忙了兩日。又寫了一封家書。書中暗暗將擇壻之事。條細叙明。又加上護封。着人將良玉請來。遂說道。賢契可暫至私宅。老夫盤桓幾時。歇息。俟老夫信再來相見。良玉道。大人詔進。不過兩月。光景。晚生在署內恭候。何妨。鄒公道。這復任之事。出聖上。或者留朝。亦未可定。吾意已決。賢契不必推辭。我已吩咐完了。收拾行李。賢契可以明日動身。老夫也隨後進京。良玉見鄒公出自誠心。只得依允。次早遂拜別鄒公。眾幕友取路竟往大明府而來。再言鄒公在任所忙了數日。與護印交代已畢。方才起身進京。少不得入朝面聖。奏對封疆。並各房屬官員賢否優劣。又將各省民情。官吏考語。冊籍獻上。二澈底澄清。天子大喜。見他十分精明。政務勤勞。國事隨任補兵部左侍郎。在京候職。鄒公謝恩出班。次日又忙忙碌碌。拜會同年故舊大小官了。又料理都中事務。又去拜見了馮公。談及穆榮之事。馮公甚是歡喜。以為眼力不差。鄒公真正一刻無暇忙了一月有餘。方才寫了家報。着人回家送信。不題。再表梅良玉回轉鄒府。幾個家人一路行來。非止一日。那一日已至大明府。鄒府家人請梅良玉在大廳坐下。傳稟入內。見了夫人。將家書呈上。夫人拆開。從頭至尾一看。早已知道穆相公是老爺心愛之人。況有姻緣之說。叫留在內書房住着。了環書童供給。要十分用心。不可輕薄。夫人向着二小姐說道。我兒正愁無書信與你爹爹。不想又朝覲去了。方才此書回來。又為着你的姻事。將穆生送歸府內。雲英小姐把臉一紅。回頭往房中去了。廳上良玉已坐。茶罷。令書童請夫人見禮。夫人正要看看穆生人品。

如何遂命家人垂下簾來。走至廳前。穆生站起身來。走到簾前。一躬到地。道請夫人台坐。容晚生拜見。夫人也回了一禮。道不敢任所多虧。先生大才扶持。家老爺每每道及。今又屈到寒舍。無人陪伴。恐有簡褻。幸勿見罪。良玉道。老夫人此言。使晚生無容身之地矣。前在任所。承蒙老先生教育栽培。晚生以菲薄庸材。而得邀如此過譽。真令人愧死。夫人道。說那里話來。于是吩咐書童。好生服事。穆相公將行李鋪蓋。搬到內書房。于是良玉告退。夫人自回後堂。即命速辦酒席。與穆相公接風。晚上又着了環傳說夫人多多拜上穆相公。無人奉陪。請穆相公暢飲一盃。良玉對了環說道。煩你致意夫人。小生在此攪擾了。環答應進內回稟。是日良玉在書房內獨酌。吃了幾杯酒。又用過了飯。起身進房。洗了手脚。安寢。家人們撤去酒席。各自安歇。再言梅良玉在鄆府住了半月。比任上到覺安閑。每日在書房看書。夫人又愛他。所以每日送茶送湯。俱着了環傳遞。良玉見如此款待。自覺外觀不雅。常對那些了環道。以後夫人所送物件。可着書童或是小了環傳遞。凡年已及笄之人。恐生嫌疑。了環遂將良玉的言語回稟夫人。不知良玉與杏元小姐可能相會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詞 無限心中多少事。還如春夢難憑。人財兩失最傷情。急向書中翻尋。不見根源妙藥。難醫云 心上病。只因改姓更名。男女兩地病。沉昏若非。恩心相照。險些喪幽冥。話說夫人聽了環這一番言語。便說道。這也是他年少之人。欲避嫌疑的意思。以後照前服事。

不要因他有此言語。你們就生迴避之心。眾丫環應道。曉得再言。良玉在書房一向無事。心中想道。杏元小姐所贈我的金釵一股。向在任所。日夜不得閑暇。未曾細看。今日鄒府並無事做。于是開了箱兒。取出金釵。反復細玩。却是一支金釵。玉釵。果然十分精美。又想起當日贈釵的言語。又提筆將杏元所贈的詩句寫出來看。不覺吊下淚來。又不好十分啼哭。非止一日。竟連茶飯都不想吃了。不覺懨懨黃瘦。一日重一日。那些送物件的了環。凡是到書房來。見良玉不是睡着嘆氣。就是倚着棹上悲啼。即問他話。連話也不答應。竟像個痴了一般。眾丫環也只道了。不過是思念家鄉之故。到也不曾留心。惟有二小姐身邊有個心腹的了頭。呼喚春香。早已窺破機關。又不好當面說破他。只得回得后面。而一路心中思想。早已到了二小姐香房內。却不見別人。只見小姐在此。便低聲向着二小姐道。婢子有一句話要說。又不好啟齒。雲英小姐道。有話就說。何必做這等模樣。春香道。那穆相公終日在書房。茶不思飯不想。只是哭。只見他手中拿一樣什麼東西。嗟嘆不已。見了人去。他就藏了。不知是何緣故。雲英小姐把臉一紅。道。他啼哭。想是思念家鄉故土。他有甚麼東西。你怎麼知道。春香道。婢子是偶然看見。不知是何物件。等他不在此。書房中。等我偷來與小姐看看。云英正欲止住他。只見大小姐走進香房。只得住了口。與杏元小姐一同到夫人房中去了。春香見二位小姐去了。即便寂寂走到書房中來。抬頭一看。不見穆相公在內。他便三兩步走進書房。見棹上書史本本都有淚痕。用手將抽箱開。看見一本書上放着一股金釵。他就即忙拿了。籠在袖裡。遂出書房。一直往內去了。再

言那良玉在後天井小解回來吟詩一首道

詩曰 憶昔當年到上台 依依不捨兩分開 奈因命薄身遭難 來世團圓睹此釵

吟罷走到書房桌邊見書籍翻了些心中疑惑忙開抽箱一看不見金釵心中着驚忙將書本本翻抖不見踪跡心中氣惱放聲大哭道我只說見鞍思馬還可借此盤桓豈知我命苦連一股金釵也消受不起又被狠心的賊子偷去真是我的對頭冤家拿去此物我性命休矣料我也不能久活人世矣就死入陰司遇着了小姐若說遺失了此釵有甚底臉去見那有情有義的小姐正哭得如痴如醉忽見兩個書童捧着飯來排下了碗筷說道請相公用飯那良玉啼哭說道我是不吃飯的你們拿去吃罷只有一件寶貝你們好好的拿來還我我情願賞你們二兩銀子那書童摸不着頭腦一齊稟道相公你不見了什麼東西就哭得這樣的模樣良玉哭道這東西是我的性命你若不拿出來告稟你家夫人定行追究那一個書童說道相公真是書獃子當初相公未來之先這書房俱是我二人管的內中古玩器也不知有多少若偷得一件也值得幾兩銀子我二人從不受小利相公是什麼東西我們就愛起小利來良玉見他二人說得有理只得放聲大哭進房就倒在床上哭个不止那兩個書童見他睡在床上連飯也不吃只是哭他二人就在桌上吃了飯收拾碗回後再言春香偷着金釵來到云英小姐房中只見杏元小姐又不在房內便笑嘻嘻的拿着金釵說道小姐繆相公哭的就是此物云英小姐接來仔細一看却是一股金鑲玉嵌的一支釵兒實是精巧心中想道是書中道此

人是至誠君子。誰知外面誠實而內詐奸。也不知是誰家不顧羞恥的女子。與他情投意合。願結絲羅。送與他的。如今兩下情意隔離。心中覩物傷情。故此啼哭。又低頭把臉紅着。想道。我也好無味。管他什麼。將釵兒復遞與春香。恐他不見了。要找寻你。快些送去。還他。春香道。他此刻坐在書房。怎好送去。只得改日送去。隨手將釵兒放在小姐手飾匣內。不題。再言良玉不見了。釵兒之後。哭得慊慊不止。竟得了。一个思物之病。書童不敢隱瞞。只得回稟夫人。夫人听得良玉患病。把兩個書童叱了一會。又吩咐小心服事。便叫家人忙請醫生看病。疹脈之後。說道。相公此病。乃是浮氣多而心有所思。纔成此症。寫了脉案。下了藥去了。夫人又叫書童煎藥。用心伺候。又過了兩日。如石投水。全然無效。一日重一日。夫人見了這般光景。心中十分煩惱。再言杏元小姐。見穆生有病。常常愁眉不展。因此二人每日到夫人床前請安。這一日杏元小姐起得早些梳洗已畢。走到二小姐房中。却見雲英小姐還在鏡前梳粧。杏元小姐走上前叫道。賢妹。今日起得早。二小姐笑道。姐姐請坐。杏元小姐走到妝台。看見首飾匣內。有一股金釵。有些像自己的一般。隨手取來一看。正是臨河北所贈梅郎之物。因放在桌上。問道。賢妹這釵兒是你的嗎。二小姐不好說偷的。只說爹爹前日在任上押信回來的。杏元小姐一聞此言。因想道。此釵是恩父在任上押信回來的。如此多恐梅郎不在世了。此釵方得落恩父之手。若還在世。此物斷然不能棄置心中。一想不覺流下泪來。二小姐梳洗已畢。抬頭見杏元小姐下泪。便問道。姐姐你為何悲傷。于是二人起身往夫人房中來問安。杏元小姐畧坐一坐。便起身回到房

中倒在床上大哭一場悠悠死去房內了環見大小姐如此光景連忙報與夫人二小姐知道夫人道大孩兒方纔在這裡好好的因何回到房中就此事遂同二小姐來到杏元房中問道我兒你因何起病莫不是今早少穿了衣服受了風寒你可放心歇息兩天包你無事那杏元小姐說道多謝母親與賢妹夫人又安慰了一會又吩咐了環好生服事自己走出來忙喚家人去請本城周太醫來看視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周太醫不在家中是个外鄉官請去了明日即回已是二日夫人又吩咐家人快請來家人走至太醫府中請着來走到大廳坐下茶畢家人說道太太有話相請周醫生向簾內一躬道晚生不知老夫人在此望乞恕罪夫人還了一禮道相請大夫到此為家老爺奉命進京請了一位主文穆相公偶而患病不知其故請大夫診視周太醫道是夫人命書童煩大夫到書房與穆相公診脈于是來到書房就在床前二脈細細診理良玉床上問道學生此症先生已看過不知從何而起周太醫道相公此病乃思慮過分憂鬱傷心良玉點頭道先生高明果然不差嘆了一口氣面向裡床而哭周太醫出了書房立了脈案下了兩劑藥家人問道穆相公病體何如周太醫道不瞞列位說他這個病症宜防轉脫若不變化方可治得眾人又說道還要請太醫到後房看大小姐病症周太醫隨了家人來到後面房中看視早有婦人扶起大小姐將錦被圍着又將帳幔放下周太醫診脈想道此症蹊蹺症候又是一樣又不敢說只得含糊道大小姐之恙並無根源也是想

夫人着了環問道。大小姐之病所用何藥。周太醫道。據晚生看來。可以不用藥。只要自己開懷。舒展自然。無恙。說罷。告辭夫人。夫人同二小姐來到床前。說道。我兒方纔太醫說你思想過傷。為娘的知道你莫非思想故土。以致如此。休要過慮。好好將病體全愈了。為娘的少不得着人探你父親之事。不必痴痴想念。你自己保重要緊。杏元小姐哭啼啼說道。母親孩兒並非思念故土。只是一句話說。望母親笑納。但不知杏元有甚麼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重台贈敘忽觀得病 無奈只得吐露衷腸

望斷天涯無際事。無語悲傷。只因兩地信茫茫。佳人才子愁狀。淑女行權。探病。出入吐漏。衷腸指迷數語。道其詳。好教一齊懷放。

詩曰。問似湘江水。

涓涓不斷流。

猶如秋夜雨。

一滴一聲愁。

話說杏元小姐含淚說道。孩兒並非思念故土。況家中又無親人。只是蒙母親收養。這一番恩重。早晚又承教訓。指望有日補報。豈知今日大限來臨。想不能久住人世。孩兒蒙神搭救。又得遇母親搭救。孩兒若死之後。望母親垂念異鄉孤魂。平日使奉膝下之情。給孩兒一具板薄釘。稀之材。孩兒則生死皆受大恩。只好在九泉之下。保佑母親與賢妹罷。說罷。三人就痛哭起來。夫人收淚安慰。我兒不要如此。休得焦愁。為娘的怎生捨得你。況方纔周太醫說你的病症。只要自己保重。不須用藥而愈。既是你如此說。也罷。着人去買杉枋。與你冲冲喜。待你全愈了。留與為娘的用罷。于是叫云英小姐在房陪伴。自己走到中堂。吩咐家人。速買杉枋二副。匠人一

齊叫來家人答應了。思想議論道：「穆相公這樣一個好人，不想一病至此。又聽得大小姐病得沉重，方才夫人吩咐買兩副杉枋，想是替他二人冲喜。我想穆相公如此大才，任上一應大小稿案件件都虧他料理，老爺十分愛他，心中欲將二小姐許他，所以留他在府內。倘若有些差池，豈不把老爺惱壞？」不言家人們議論，再言夫人雖吩咐家人買杉枋，却是無情無緒。真正是歡無半點，愁有萬千。心中想道：「穆生與我有母壻之分，不知連日病體如何。我要到他書房中觀看，安慰安慰他。」連忙竟奔書房而來。書童一見夫人，即稟道：「穆相公十分沉重。」夫人道：「此刻何如？」書童請夫人一看，便知好歹。夫人道：「你先去稟一聲，說我親自來看穆相公。」書童即忙到床前說道：「穆相公醒一醒。」夫人在此看你。良玉在夢中驚醒，說道：「請夫人不可進來，我有病之人。」床鋪上恐有污穢，褻瀆夫人，反取罪戾。」言未完。夫人早已走至床前，見他形容消瘦，便流下淚來說道：「先生連日病體可好些麼？」良玉嘆口氣道：「夫人請坐。」奈晚生病體沉重，不能起身拜揖。晚生這病，自料不能久住人世矣。是不能親老恩師之金面矣。只寫一紙遺書，待老恩師回府一看，便知其中委曲。夫人道：「先生費恙，料然無事。目下小灾不日自然全愈。」道才大小女也抱病症，因替他冲喜，老身已吩咐家人買辦兩副杉枋，意欲替先生冲喜。待先生全愈了，回與我家相公，請先生放心料理。吉人自有天相。」良玉說道：「晚生一個寒士，蒙老夫人費心，晚生何能消受得起杉枋？但晚生倘有不測，有一句要緊的話，說望夫人給一副薄材，抬往荒郊之地，就是大德。」心中便想起昔日送杏元小姐的光景，便哀哀啼哭道：「要是葬埋時，方向不可錯。」

亂夫人聽了此言流淚勸道先生休要過於傷心方纔所說的方向却是何方良王道要正朝北切勿絲毫差錯就是生死感沐深恩求夫人應允我強於杉枋萬倍說罷又哭起來夫人又勸解安排了一回方才起身又吩咐書童好生服侍纔出書房門只見一個了環哭啼啼說道不好了大小姐氣絕了夫人聞聽竟奔內裡來才到中堂又聽得外面哭將起來只見書童吁稟告夫人不好了穆相公昏死了夫人又聽得此言不覺亂箭穿心忍着哭吩咐道你們先去照看我看了大小姐就來書童出外去了夫人哭啼啼來到房中只見云英小姐和衆了環都圍在床前啼哭那種恓惶令人傷心夫人來到床前將杏元小姐一看只見双目緊閉氣息全無不覺一時心酸放聲大哭起來正哭之間只見杏元小姐悠悠甦醒睜着一雙微眼二小姐止了泪痕道母親不要啼哭姐姐醒來了夫人聽見道謝天謝地正要再看人去書童早見書童來稟道穆相公已醒轉來了夫人聽說方才放心去了幾分憂愁因吩咐道你們在外面好生服侍夫人又到杏元小姐身邊說道我兒好了從此災退福臨杏元小姐道感謝母親金言但孩兒大限已到豈能逃脫為兒的還有一句要緊的話說稟告母親但見兒死後不敢望云杉枋只求一口薄材須要正直朝南安葬夫人哭道方向自然依你又暗想道目下的時症都是這樣外面的穆生要朝北裏面的女兒要朝南嘆口氣道這是那裏說起只得吩咐二小姐在房中陪着姐姐老身去看杉枋可曾買到于是往外去了云英小姐坐在床邊向着杏元小姐說道姐姐你今愈了方纔若是有些差池你就狠心捨得妹子嗎杏元小姐道賢妹若

肯垂救愚姐却也不難云英小姐哭道姐姐有何話說但說無防何必隱諱杏元小姐道愚姐是萬分無理不得不說只得吐露衷腸望賢妹無得恥笑愚姐前日所見賢妹那隻釵兒因此覩物傷情但我並非汪氏月英家父曾做過吏部尚書陳日昇母親吳氏兄弟春生奴家乳名杏元曾許梅御史之子梅璧字良玉配定終身誰知禍生不測被奸賊盧杞害我去和番那時梅郎與兄弟春生一同送至邊關曾過河北重台上面贈了梅郎一股金釵乃是金釵玉蟬以為來世姻緣之約不知回何落在賢妹妝台之內此時愚姐一見問賢妹說是恩父押信回來的我想恩父得此釵兒梅郎豈能在此世梅郎既無愚姐豈能存於陽世乎二小姐正欲回答只見春香說道大小姐原來為此事矣二位小姐呀婢女實實對小姐說罷那金釵非是老爺任上之物乃是穆相公帶來的他終日對釵啼哭連茶飯也不沾唇婢子因一時之戲偷了他的來了穆相公也病得十分沉重我想他對釵如此敬重莫非是梅相公改名更姓棲身此地亦未可知杏元小姐聞道據你如此說來或者即是梅郎亦未可知二小姐說道姐姐請放心將養身體既有携釵之穆生在此則姐夫之下落有了待妹子稟明母親相機探問便了杏元小姐應道是感賢妹之盛情于是將重台詩詞分別細說了一遍云英小姐即便抽身告訴夫人才至中堂只見一個老管家走來名喚鄒福手持拐杖對夫人說道夫人老奴今年八十五歲了眼中不知見了多少奇病況穆相公是老爺屬意要贅小姐就是府中姑爺了當初老奴的一個侄兒定下了一房媳婦未曾過門侄兒得了一場惡病看看難好也是一個相好的朋

友說道何不把他家姑娘接過來到在床前與病人沖沖喜就好了果然靈驗沖喜之後就漸
漸病體好了後來生子生孫福祿壽全今老奴心中想道夫人何不將二小姐請到房中走走
看或者穆相公好也未可知夫人道據你所說却也有理但我是何等人家豈肯叫小姐看問
之理那老管家道哎呀夫人那大家小戶俱是一樣況且在府中做事亦無外人知道若夫人
如此避嫌疑恐怕穆相公就難好了夫人道你且出去等我同二小姐商議那福轉身往外去
了再言夫人正欲與二小姐商議抬頭見云英小姐站在面前說道我兒你方纔聽見老人家
說云英小姐把臉一紅說道這個羞人答答怎好去得夫人道我兒這又何妨只是此刻你
姐姐怎麼樣了小姐道正欲稟明母親將杏元小姐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夫人道正好我兒
今晚可同為娘的前去一則探問穆相公的真假二則暗為沖喜之說三者穆生就是梅生不
妨也是年家兄妹二人主意已定至晚又安慰了杏元小姐一番即命春香掌着一個小小燈
籠二小姐一同奔至書房中來書童看見夫人至此侍立一旁夫人遠遠站於窗外春香即叫
書童報與穆相公知道說夫人特着二小姐親自來看穆相公的貴恙書童答應進去說道穆
相公醒一醒夫人着二小姐在此問候相公梅璧此刻在夢寐之中與杏元小姐相會訴說離
別之苦忽然驚醒心中大怒喝道你這兩個狗才我的病體十分沉重有人來看問就該辭謝
了才是何得大驚小怪驚散我的好夢心中想着杏元小姐大哭起來此時春香同小姐早已
到書房門首良玉道小姐莫妄進來我却不能拜揖請小姐回去多多拜上老夫人說我穆榮

今生不能補報只好後世啣結相謝罷。春香說道：穆相公不必見棄。我家小姐還有話說。良玉見他不肯出去，反到床前來要說話，只得扒起來和衣坐在床上。書童把被褥攤在背後，春香對書童說道：你們出去，但不知春香叫書童出去，小姐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詞 佳節人生難遇，强行忙路無門。向花兒句落梅英，酒後高歌無盡。皓齒蛾眉終感榮華富貴。浮雲西湖不改四時春，歌舞於今為賦。

詩曰 紅塵白浪兩茫茫，軟弱柔和是妙方。人從巧計誇伶俐，天自從容定主張。

話說春香把書童打發出去，轉身將燈籠吹熄，竟在一傍良玉道：請小姐回後去罷。此處雖男少女非親，非眷外人知道，恐生嫌疑。春香道：小姐乃奉夫人之命來問相公病的根由。良玉嘆道：莫講不說，說亦無用。自令人悲耳。請小姐回去罷。春香道：相公此言差矣。何以見得？吾們不能分憂，想相公起病的根由，我也畧知一二。何不乘此吐露衷腸？良玉道：是我心中之事，你們何以知之？只是在此唧唧噥噥，好不厭煩。春香道：小姐我們回去罷。他既厭我們，我們不要理他。正是：故將真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渠渠。

於是點起燈籠，往外就走。春香口中念道：夫妻南北隔天遙，愿你朝中着錦袍。

話說良玉見他們起身，正要還尋原夢，忽聽這兩句，不覺驚疑，便叫道：快請小姐轉來。小生有要緊話說。相求小姐。春香明明聽見，故意假裝不知，反往外面緩緩而行。他將下兩句並良玉詩。